



## 郑文光其人

◎王海波

郑文光,姓氏列《百家姓》第七位,燕川人,居岔勘河畔,春风桥下“挹爽庐”,自号“三无村夫”。称文光先生、老郑或郑老皆可。八旬郑老,不知老之将至,栽花种竹,为善读书。低配生活,高配灵魂。与其交往,一为君子,一为学者。

蒙生写郑老,久矣。郑老一把小辫,一撮小胡,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有副安静外表。额头之下,目之所及,不露声色,却阅尽人间长短。初识郑老,告肚脐向上没毛病,肚脐向下患癌症。拒开膛破肚,愿吃药打针,不紧不慢,一晃八个春秋。郑老常年服药,接受内分泌抑制。抑制、干扰荷尔蒙,让雄性“去势”。胡子停长,然精气神不败。

郑老仙风道骨,面对“复合太虚”之死亡,开明豁达,能妥协、知收敛、懂节制。将茶、烟、酒视为三宝,一生不离不弃。得“三宝”提振,时不时“思路犯规”,如“趁活做道场”。为此,专往丰利大圣寺,会庙董作交涉,言及:佛教不光超度死人,更要超度活人。为活人祈福消灾,化怨重生,意义非凡。大圣寺僧俗闻之,不说浑话,真诚允诺,只待良辰吉日开坛布法。

人老不失聪,善思利及人。人

的社会存在,人际交往不随年龄渐长而熄火。人老了,凡事不任性,偶然碰到“厌老”问题,明面上有怨不言,厌者内心却在翻泡泡,甚至暗流涌动。如上海就医或南通会友,司机最怕半路遇阎王,万一闪失。郑老明察秋毫,不回避矛盾,选择白车两辆、黑车两辆,招四名司机约法三章:一、包车即专车,不得拼车或搭载不相干的人;二、用车途中出现紧急情况,立驶就近医院;三、途中若“蔫”,裤兜放有塑夹,一张小卡片、一张身份证,大小相仿,小卡片上书“自家有灾,祸无他责”八个字,签名盖章如度牒,度尔等免责解脱。至此,司机皆大欢喜。逢大单开上海,夏季用白车,冬季用黑车,按规不争,万事大吉。此乃知性老者聪明加明白,度己亦度人,既要自己活好,又不得动他人。

郑老擅书画而不求闻达。画作曾于20世纪70年代入选“江苏花鸟画展”、80年代入选“江苏第二届青年画展”、90年代入选“江苏写意花鸟画展”,2002年8月入选“中华中青年国画名家集萃”国家级大型画册。不惊不乍,揽进四件小本本小牌牌,积攒足够资格成为省美协会员。为人格自由、精神独立计,不愿

充当文艺跟班,竟放弃入会,甘做体制外业余墨客,不挨上不靠下,处“高而不群”所在。

郑老有既鬼且怪之才,思维敏捷,言多机趣。诗文常有“别裁”和“别才”,所写旧体诗词脱尽“老干体”与“说富贵腔调”,擅用白话俗语。选题广泛,有态度有思想有旨趣,体怪而不乱。埋泥拖尾,极少露脸。忌自命不凡,讳华而不实。“小品随笔”“史话新说”“论文小说”,无所不能。采风问俗,书写日常,从不辍笔。每天凌晨即起,带笔读书,发现佳作,必探幽窥微。疑义不怠,有长必师。艺术耕耘,写到老学到老,时出新锐不俗之作。

长期旁涉博览,屡见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每一比较,自愧相形见绌。随着认知渐高,郑老人老胆却小,自谦“半饱”学士。从不挤圈子争虚名,认真做好自己,其他一概宠辱不惊、毁誉不辩、上下随缘。坚守文学“关怀与照亮”之使命,心无二用,倾其所能。先后刊发《书味人生》《心象无尘》《哀荡花》《声律启蒙注声合集》《可味如歌》五部辑作,共六十余万字。近刊之作不用“著”,取“掌作”二字代之。诗文书画,一釜乱炖,读来口齿生香、感启人思!

## 被直呼其名的喜悦

◎陶夏明

去年深秋的某一天,我背着摄影器材来到南川园的莲园转悠,迎面走来一对母女,女儿先叫了声:“陶老师好。”随即向其母介绍说这位是我高中的英语老师,不等她把话说完,其母突然大声喊:“你叫陶夏明,是教我女儿英语的!”我先是一愣,随即应答:“对对对,我是陶夏明,你老记忆力好。”她笑答:“80多岁的人啦,记忆力减退,不过你的名字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是1985年秋天,我路过市区某新村,恰遇我的这个学生,聊了几句。正说着,见一名中年妇女从二楼探出身子问女儿在和谁说话,女儿说这位是我的老师。一听

说是老师,她立马喊:“是老师呀,快请到家里来坐坐。”上得楼来,只见是一套老式中套房,面积不大,屋内陈设也很简单,却收拾得干净整洁。落座后,该家长激动不已,话匣子像洪水般喷涌而出。

她告诉我说她年轻时就赴新疆做过20多年农垦支边知青,后因思乡心切又调回南通。“虽然我们是地道的南通人,可在别人眼里我们仍是外地人。孩子上学常受欺负,老师也不怎么待见她。可你一点没歧视她,还让她做了你的课代表,我们全家对你心存感激。孩子长这么大,你是唯一一位到访过我们家的老师,我们太高兴啦。”

下得楼来,这个学生告诉我说她妈妈平日里少言寡语,这还是第一次见她一下子讲了这么多话。看来她今天真是太激动啦!

我感谢老人家近40年过去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我告诉她,十几年前她的外孙女也曾是我的学生,我教过她家两代人。老人家更是激动不已,连连道谢。

我从18岁下放农村当民办教师起,就一直被人称呼为“陶老师”或“陶先生”,同事也多称我“老陶”,极少被人直呼其名。而40年前一次无意家访让这名家长记住了一辈子,40年后的邂逅,她这一声直呼其名呼得我欣喜无比。

## 母亲的手

◎秀祖 正跃

心窗  
片羽

母亲的手,是一双充满爱心和温暖的手。

记得小时候特别害怕口服药品,母亲一手端着糖水,一手轻声细语地恳求我们服下。从机关回家,只要过了饭点,她问得最多的一句定是“饭吃了没有”,如果听到“没”字,就迅速转身去盛饭盛菜。惦记小儿子了,便准备好茶食水果,拎了步行送过去。她把满满一腔爱带到每个子孙心里,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退休30多年来,到这家帮带孩子,到那家装修房子,自觉自愿为孩子们当好后勤、做好保障。

那个时候我们忙,便把娃送到镇上让母亲帮带。娃儿们衣服总清清爽爽,母亲的手却因时常在冰冻水里洗衣而有了皴裂。感情的种子早就由母亲的双手播撒在子孙们幼小的心田。孙子家生了第二代,儿女双全,组合成一个“好”字,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不止一次说过两个我带不了,放一个在这里我现在还是能带的。母亲怎么也不服老,看孩子们工作上忙,仍想要用自己的两只手亲自带大隔了两代的娃。

走向耄耋之年的母亲一点也不觉老。一次有人到家里来玩,顺便教她玩魔术,坐在沙发上的母亲一看完就学着变,竟也无瑕疵地变了出来。大约4年前吧,有一天,从外地出差夜里到家,看到客厅电视机前黑白双色的茶几上多了一支笔、两页便笺,仔细看纸面上端还有一两行字,便好奇地问母亲。原来,她是在就着电视屏幕学写汉字,把电视上念的音与显示的字连在一起识读,自己再在纸上抄记下来。80多岁了仍在坚持学习,儿子心头掠过一阵暖流。

作为子女,有一件事至今仍对母亲不能释怀:那天半夜过后,母亲还在输液,突然监护仪“滴滴滴”猛叫了起来,护士急忙奔了过来,问怎么回事。“是我自己调快的。”她轻轻说道。母亲晓得这个液体只能慢慢挂,但看到儿子等得彻夜无眠,便自作主张想早点挂完。母爱,人世间最柔软也最真切。

母亲那一双再普通不过的手喂大了我们,抱大了子孙,任劳任怨。年轻时母亲的双手定也很好看,纤细、柔软,然而没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印象。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注意到她那双在灶台上下不停劳作着的手,轻轻为在沙发上睡着的孩子盖上薄巾的手,苹果削了一片片、橘子剥了一瓣瓣放在靠近公文包的位置等孩子午休后上班前来吃的手,每个傍晚记得合上儿子房间窗帘的手。

我们记得,母亲无言的身教,以及未言的托付。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妇女,母亲是朴素的又是精明的。她细心照料着这个家,在我们心中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对于一个从小镇上走出来的没多少文化知识的女性来说,在丈夫英年早逝后,把大多还没成年的孩子一个个养育大、一个个教育成,便也是一种日常中的伟岸。

再无慈母门前盼,泪洒襟衫履如封。母亲走后,姐弟四人落寞不已。想母亲了,我们只能点上三炷香,那是心香。离别两年,叮咛犹在耳,思绪连成线,笔下文字也越写越多,越改越长。那是我们从心底涌出的点滴文字,伴着深如老家南黄海的情,用来献给您。

走向大山

◎陈顺源

玉兰  
一瓣

芬芳  
一叶